

诸子百家

鉴赏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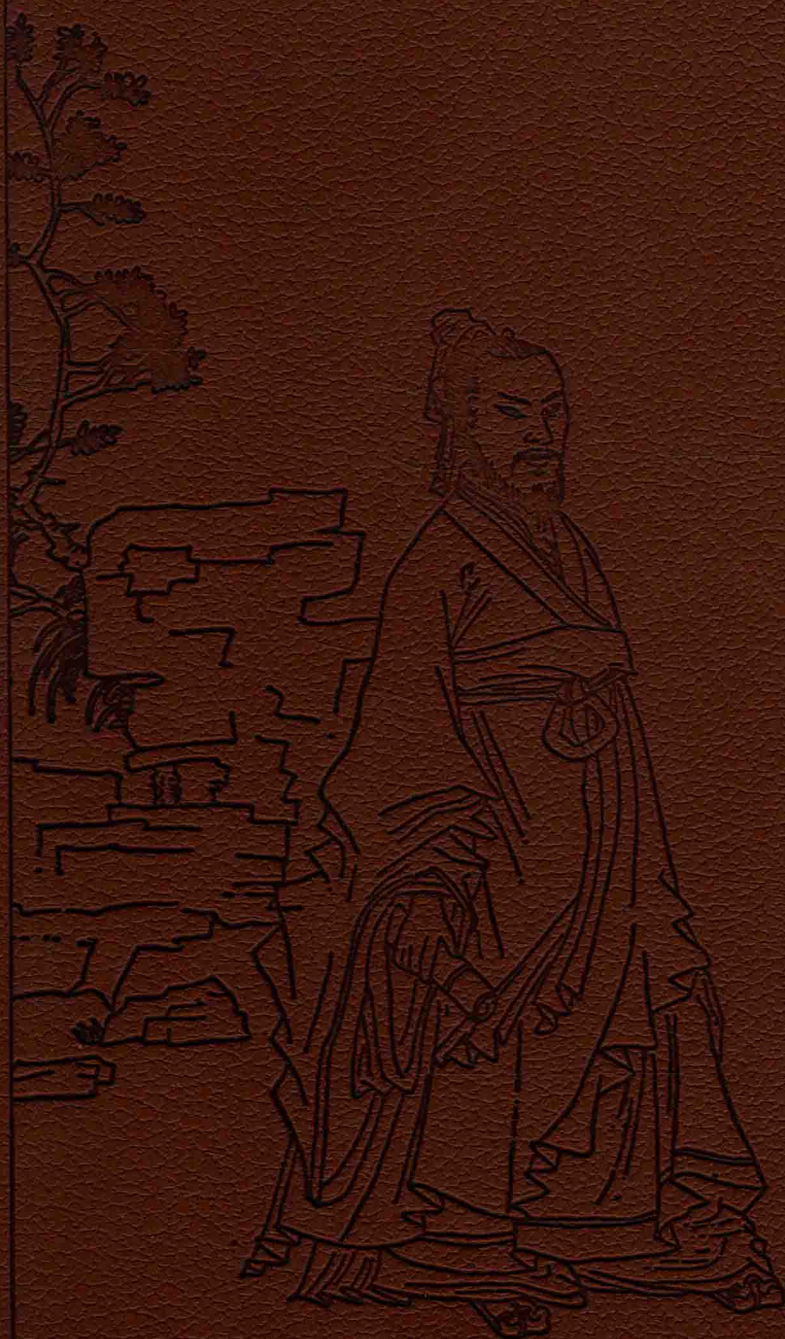


《图文珍藏版》

王德军◎主编

线装书局

百家争鸣是诸
子爆发战国时
和战国中不
同学派的涌现
及百家争鸣
思想上的自由
争鸣活跃墨
论阴阳名实
论百家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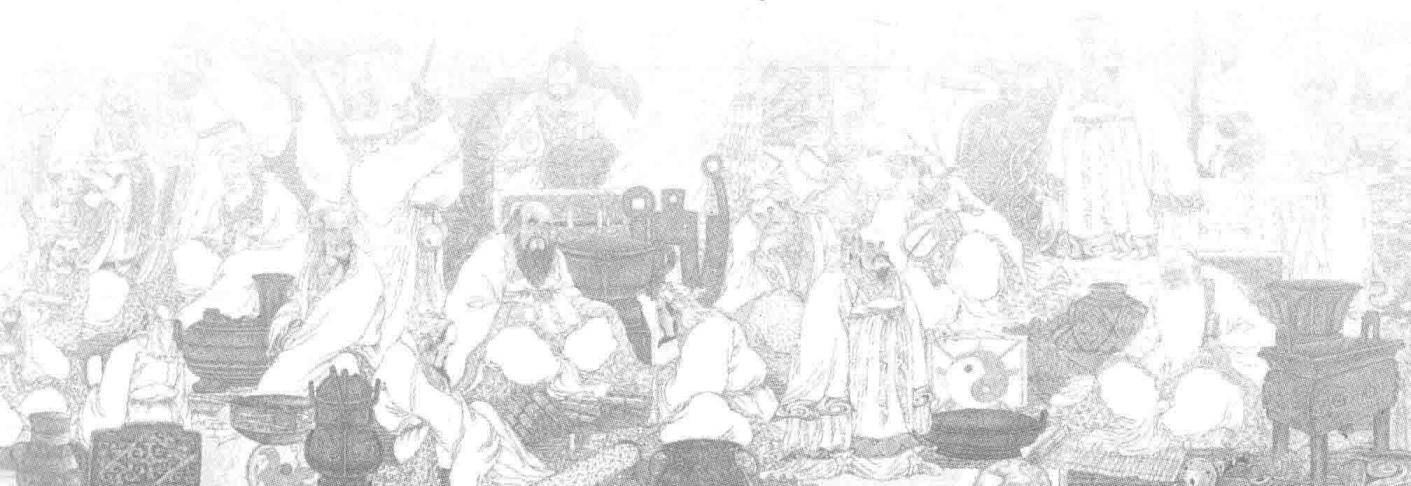
国学经典文库
【图文珍藏版】

诸子百家

鉴赏
大典



线装书局





第十节 《庄子》鉴赏

逍遥游

北冥有鱼^①，其名为鲲^②。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③。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④，其翼若垂天之云^⑤。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⑥。南冥者，天池也^⑦。

《齐谐》者^⑧，志怪者也^⑨。《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⑩，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⑪，去以六月息者也^⑫。”野马也^⑬，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⑭。天之苍苍^⑮，其正色邪^⑯，其远而无所至极邪^⑰？其视下也^⑱，亦若是则已矣^⑲。且夫水之积也不厚^⑳，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㉑；覆杯水于坳堂之上^㉒，则芥为之舟^㉓；置杯焉则胶^㉔，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㉕。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㉖，而后乃今培风^㉗；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㉘，而后乃今将图南^㉙。“蜩与学鸠笑之曰^㉚：‘我决起而飞^㉛，抢榆枋^㉜，时则不至^㉝，而控于地而已矣^㉞，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㉟？’”适莽苍者^㊱，三飡而反^㊲，腹犹果然^㊳；适百里者，宿春粮^㊴；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㊵，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㊶。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㊷，蟪蛄不知春秋^㊸，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㊹，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㊺，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㊻，众人匹之^㊼，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㊽：“穷发之北^㊾，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㊿，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



天下^⑧。”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⑨。吾将为宾乎？鷦鷯巢于深林^⑩，不过一枝；偃鼠饮河^⑪，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⑫，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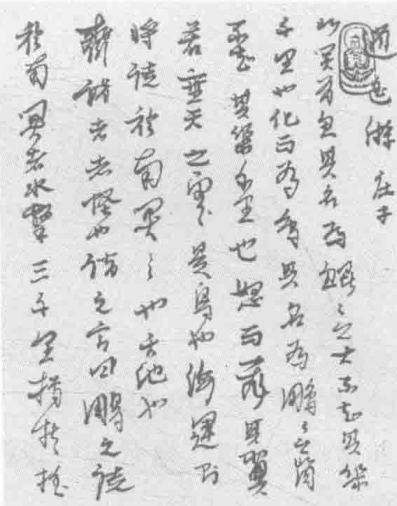
肩吾问于连叔曰^⑭：“吾闻言于接舆^⑮，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⑯；大有迳庭^⑰，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⑱，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⑲；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⑳。’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㉑。”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㉒，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㉓。是其言也，犹时女也^㉔。之人也^㉕，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㉖，世蕲乎乱^㉗，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㉘！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㉙，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㉚，将犹陶铸尧舜者也^㉛，孰肯以物为事！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㉜，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㉝，窅然丧其天下焉^㉞。”

惠子谓庄子曰^㉟：“魏王贻我大瓠之种^㊱，我树之，成^㊲，而实五石^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㊴；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㊵。非不呶然大也^㊶，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㊷。”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㊸，世世以泝澼絖为事^㊹。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㊺。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泝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㊻，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㊼，吴王使之将^㊽；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㊾。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㊿，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㊽！”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㊿，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㊽，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㊾。”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㊿？卑身而伏，以候敖者^㊽；东西跳梁^㊾，不辟高下^㊿，中于机辟^㊽，死于罔罟^㊾。今夫斄牛^㊿，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㊽，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注释】

①北冥：北海。冥，通“溟”，指海。②鲲：小鱼。这里借作大鱼名。③鹏：即古“凤”



《逍遥游》书法



諸子百家

大鑒賞

道家

字,大鸟名。④怒:奋力。⑤垂:通“陲”,边疆。⑥海运:海动,即海水翻腾。⑦天池:天然形成的大池。⑧齐谐:书名,出于齐国,故名,一说为人名。⑨志怪:记载奇特怪异的事物。⑩水击:击水,拍水,此处指拍水而飞。⑪抟:兼有拍、旋二义。扶摇:盘旋而上的暴风。⑫去:离开。息:气息,谓风。⑬野马:指浮游的水气。⑭息:气息。⑮苍苍:深蓝色。⑯邪:同“耶”。⑰其:抑或,还是。⑱其:指大鹏。⑲是:指人视天。⑳厚:谓深。㉑负:载。㉒坳堂:室内低洼处。㉓芥:小草。㉔胶:粘着,犹言搁浅。㉕大翼:指大鹏。㉖斯:就。㉗培风:凭借风力。培,通。凭”。㉘莫之天阂:没有阻碍。天,折;阂,止。㉙图南:图谋南飞。㉚蜩:蝉。学鸠:小斑鸠。㉛决起:急起的样子。㉜抢:冲。榆:榆树。

枋:檀树。㉝则:或。㉞控:投。㉟奚以……为:哪里用得着……呢!之:往,到。南:作动词,向南飞。㊱莽苍:指郊野。㊲飡:通“餐”。反:通。返”。㊳果然:饱的样子。㊴宿舂粮:指要携带过一宿的粮食。㊵之二虫:指蜩与学鸠。之,这。㊶年:年寿。㊷朝菌:一种朝生暮死的虫。晦朔:每月的第一天为朔,最末一天为晦。这里指平明与黑夜。㊸蟋蟀:寒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㊹冥灵:木名。㊺椿:椿树,传说是神树。㊻特闻:独闻于世。㊼匹:比。㊽棘:即夏革,汤时贤大夫。㊾穷发:北极地带草木不生的地方。㊿广:指鱼背的宽度。①修:长。②太山:即泰山。③羊角:羊角风,即旋风。④绝:超越。⑤负:倚靠。⑥且:将,将要。⑦斥鴳:生活在小泽中的雀鸟。斥,小泽。⑧至:极,指最理想境界。⑨辩:通“辨”,分。⑩效:胜任。⑪比:适合,投合。⑫征:信。⑬其:指上述三种人。⑭此:指蜩、鸠、斥鴳。⑮宋荣子:战国中期思想家。犹然:嗤笑的样子。⑯劝:努力,勉励。⑰沮:沮丧,消极。⑱数数然:营求急促的样子。⑲列子:即列御寇。御风:乘风。⑳泠然:轻妙的样子。㉑有:通“又”。㉒致:求。㉓有所待:有所依赖。这里是说列子仍不能逍遥游。㉔乘:顺。正:法则,规律。㉕御:顺从。六气:指阴、阳、风、雨、晦、明。㉖无穷:无始无终之境,即大道。㉗无己:即忘掉自己,与万物化而为一。㉘无功:谓无意求功于世间。㉙无名:指无心汲汲于名位。至人、神人、圣人都是庄子理想中修养最高的人物。㉚燭火:小火把。息:通“熄”。㉛浸灌:浇灌。㉜泽:润泽。㉝夫子:指许由。㉞尸:本指庙中神像,后引申为徒居名位而无其实之意,这里谓主其事。㉟缺然:自愧的样子。㊱致:与,交给。㊲宾:从属、派生的东西。㊳鷦鷯:一种小鸟,善于筑巢。㊴偃鼠:即鼯鼠,喜饮河水。㊵庖人:厨师。治庖:管理烹饪的工作。㊶尸祝:祭祀中执祭版对神主祷祝的人。樽:盛酒器具。俎:盛肉器具。㊷肩吾、连叔:皆为作者虚构的人物。㊸接舆:楚国狂士,隐居不仕。㊹河汉:指天上的银河。㊺迳庭:差别很大的意思。迳,指门前路。庭,指堂外地。㊻其:指接舆。㊼藐姑射:神山名。㊽绰约:姿态柔美。处子:处女。㊾疵疢:恶病,引申为灾害。㊿以:认为。是:指接舆的那番话。①①文章:花纹。①②知:通“智”,智力。①③时:通,是”。此。女:通“汝”,指肩吾。①④之人:神人。之,此。①⑤旁礴:混同。①⑥蘄:通。期”,期望。乱:治。①⑦弊弊:辛苦经营的样子。①⑧大浸:大水。稽:至。①⑨秕糠:比喻道之粗者。糠,通“糠”。①⑩陶铸:造就。①⑪



宋:周代诸侯国,建都于今河南商丘南。 资:贩卖。 章甫:殷代的一种礼帽。宋人是殷人后代,所以戴这种礼帽。 诸越:即於越,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⑪四子:指王倪、齧缺、被衣、许由。 汾水:在今山西省境内,为黄河支流。⑫窅然:怅然的样子。 丧:遗忘。⑬惠子:姓惠名施,宋人,曾为梁惠王相,是庄子的好友。⑭魏王:梁惠王。 贻:赠送。 瓠:葫芦。⑮成:成熟。⑯实:容量。 石:重量单位。十斗为一石。⑰坚:硬度。⑱瓠落:即廓落,空廓的样子。⑲呬然:空虚巨大的样子。⑳为:因为。 掊:击碎。㉑龟:通“皸”,皮肤冻裂。㉒泝澼絖:漂洗丝絮。㉓方:指不龟手的药方。 金:古代货币单位。㉔鬻:出售。㉕越:越国。 难:难事,指军事行动。㉖将:带兵。㉗裂地:割出一块地方。㉘虑:系缚。 樽:腰舟。㉙有蓬之心:指惠子心为茅塞,不通道理。㉚樗:臭椿,一种劣质的大木。㉛大本:主干。 拥肿:即臃肿,指树干疙瘩盘结。㉜去:抛弃。㉝狸:野猫。 狌:黄鼠狼。㉞敖者:指嬉游的小动物。㉟跳梁:即跳踉,腾跃跳动的意思。㊱辟:通“避”,避开。㊲机辟:泛指捕兽工具。㊳罔:通“网”。 罟:网的统称。㊴犛牛:即牦牛,体大不灵活。㊵彷徨:此指翱翔、悠游。

【鉴赏】

庄周或许是先秦最有文学禀赋的人,又或许如他自己所倡导的只是无为而自然,他的文章被后人推敲了几千年,却总有意犹未尽之憾。虽然已有不乏过度阐释的嫌疑,可是即便已经细致到一字一句,其中的千丝万缕,犬牙交错,圆润天成,仍然叫人常常领受“欲辨已忘言”的美感。恐怕文学和美,确与庄周口中神秘的“道”相似,我们越是要用语言穷尽它,却越会遗落更多。在浑然天造的庄周之文面前,我们只能是挥斤如风的匠石旁边羡慕不已的旁观者。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止我们去探究它,因为探究的意义在于发现和欣赏,而不是穷尽。

《逍遥游》是《庄子》中最为后世称誉的奇文,不仅因为庄周在其中展示了他奇诡的想象力,更在于他飘忽不定、摇曳多姿的文风。初读《逍遥游》往往被其中接连而至的寓言故事吸引了视线,却忽略了庄周真正要说的“逍遥”;再读之时隐隐觉到故事之下隐伏着的文脉,却又道不明说不清;三读《逍遥游》发现它便如三波冲向海滩的潮汐,一波进似一波,一波盖过一波,直到翻出真意“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并归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之上,才又变作三条细流各自化去。总之,《逍遥游》的结构是大头大尾,揭示主旨之前和之后都用了大量的篇幅。揭示之前用两大段文字把读者从寓言引渡到文章主旨上。通过寓言的层层重复、嬗变,才全盘托出逍遥意。

作为三十三篇之首,《逍遥游》所述鄙弃一切尘障语,音似天籁,势同险峰,给予众生近乎窒息的极限感受,睁开眼却是难以置信的澄净与通脱。其旨所在,历来各家自有不同说法,或因时局,或凭己意,化生出千姿百态,镜花水月之像。其中自以郭象“适性道



遥”说与支遁“逍遥至足”说最具代表性。

郭象在《庄子注》中为《逍遥游》作了如下题解：“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在郭象看来，世间万物无论在各个方面有着如何的不同，只要满足了自身性分的要求，都同样无往而非逍遥。譬如文中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和在榆枋间雀跃唧喳的小学鸠，虽然“鸟各有志”，但都是顺其自然，率性而为，就其“适性逍遥”而言并无差别。他并进而认为文中“帝尧、许由，各静其所欲，此乃天下之至实也”，尧的“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和许由的“无所用天下为”也只是殊途而同归，“其于逍遥一也”。郭象把超越高远的逍遥境界等同于芸芸众生在世俗生活中对一己之欲的满足，将其降低到了自适其乐的现实层面，使庄子那“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冷傲清高的生命理想沦为经纶世务者茶余饭后的精神调剂品。但郭象更主要地还是表现出了褒扬唐尧而贬斥许由的思想。如他说：“夫自任者对物，而顺物者与物无对。故尧无对于天下，而许由与稷、契为匹矣。”所谓“对物”，是说与他物相对立；“与物无对”，是说不与他物相对立。郭象认为，许由自以为是，把自己与现实社会对立起来，而唐尧却顺从他物，不把自己与百姓对立起来，而且他的这种“与物无对”，又是属于“无心玄应，唯感之从”，连自己都觉察不到的，所以唐尧是可以为君的圣人，许由只不过是俗中之一物，即稷、契之辈而已。显然，郭象的这一解释是完全违背庄子本意的。

在支遁看来，郭象的“适性逍遥”只是一种低级的形躯上的欲望满足，远非逍遥至足的境界。他援引佛教般若性空之学来解释逍遥旨意，认为“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这正是庄子原文中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所待”的逍遥游。支遁指出，要达到这种“无所待”的逍遥，必须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不为一切外物所负累，无悲、无喜、无挂碍，才可能进入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冲虚明静心态，亦即庄子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超拔境界。大鹏的绝云气、负青天，小学鸠的抢榆枋、跃蓬蒿，宋荣子的宠辱不惊，列御寇的泠然御风，虽然各自有高下之分，却都不是真正的“逍遥游”。甚至就连“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也只是“至人无己”这一彻底逍遥境界的前提与陪衬而已。大音希声，由来久矣，天下读庄者本为郭象注所蔽，懵然随流，溺而不返，然经由支遁“以佛解庄”的阐释发挥庄子逍遥义终得以重示本相。

真正的思想，应当是能够点亮灵魂的无上光明，而并非由即时即地的某些权威来赋予世界一个不可更改的“正确答案”。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写道：“一个人意识到他一度瞥见的真理，他就处处只看见存在的荒谬可怕。”先知们和普通人一样，也常常处在犹疑彷徨的阶段，不知如何应对漫长岁月。在困顿之外，我们或许也会见到生命的奇迹，会偶遇一片春和景明，但更多时候，生命是没有奇迹的。“人生百龄同臂伸，断梗流萍暂相亲。”（秦观《别贾耘老》）匆匆一世，愈是成长，愈是深陷于热闹繁华中，就愈是会感到一



种举目无亲的孤独凄冷,恍若置身于广漠空荡的平原,四处的喧嚣正衬出生命的荒芜。

庄子的《逍遥游》,是人与世界的两两相忘,是“闲放不拘,怡适自得”(陆德明《经典释文》)。他用海天云气之间,鹏飞鱼跃,照亮了我们曾被世事蒙蔽的纯净天性。从此再看待世界,看待每一种真实的存在,看待自己,我们会发现,自由仍然是梦想的荆棘路上最强大、最内在、最持久的前行动力。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终此一生,或许每个人都会有无法逾越的命限,也都会有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然而生命却仍然为我们保留了一片梦想的天地。在庄子所推崇的幻情异彩的“无何有之乡”,我们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也可以放下心底的所有困苦忧伤,然后,与他笔下那些至人、神人、圣人一同拥抱苍茫的天宇怒号的海涛,一同领会滔天洪水、炎炎烈火之中凝聚不散的静穆与轻灵,一同凌虚蹈空,放浪形骸,磅礴万物,在有限的人生之外“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李白《月下独酌》)。

附:古人鉴赏选

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秀、郭象《逍遥义》)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亡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支遁《逍遥论》)

鲲大几千里,扬鬣气日增。一时俄化羽,万古记为鹏。鳞族畴能化,龙门不足登。天池将转徙,云翼快飞腾。怪矣齐谐志,壮哉庄叟称。鸢飞与鱼跃,曾不事夸矜。(宋楼钥《鲲化为鹏》)

大鹏飞南溟,抟风九万里。斥鷃无所适,翱翔蓬蒿里。为大既云乐,小者亦自喜。(元程端礼《古意》)

意中生意,言外立言。犢中线引,草里蛇眠。云破月映,藕断丝连。作是观者,许读此篇。(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

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濛,往反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清林云铭《庄子因》)

无端叙起一鱼一鸟,以为寓意,尚非寓意所在;以为托喻,尚非托喻之意所在。方是虚中结撰,闲闲布笔。(清宣颖《南华经解》)

《庄子》文法断续之妙,如《逍遥游》忽说鹏,忽说蜩与学鸠、斥鷃,是为断;下乃接之



曰‘此大小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而下文宋荣子、许由、接舆、惠子诸断处，亦无不续矣。（清刘熙载《艺概》）

开手撰出“逍遥游”三字，是南华集中第一篇寓意文章。全幅精神，只在“乘正”、“御辨”、“以游无穷”，乃通篇结穴处。却借鲲鹏变化，破空而来，为“逍遥游”三字立竿见影，摆脱一切理障语，烟波万状，几莫测其端倪，所谓洗洋自恣以适己也。老子论道德之精，却只在正文中推寻奥义；庄子辟逍遥之旨，便都从寓言内体会全神，同是历劫不磨文字，而缥缈空灵，则推南华为独步也。其中逐段逐层，皆有逍遥境界，如游武夷九曲，万壑千岩，应接不暇。（清刘凤苞《南华雪心编》）

齐物论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①，仰天而嘘^②，荅焉似丧其耦^③。颜成子游立侍乎前^④，曰：“何居乎^⑤？形固可使如槁木^⑥，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⑦！今者吾丧我^⑧，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⑨，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⑩！”子游曰：“敢问其方^⑪。”子綦曰：“夫大块噫气^⑫，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呿^⑬。而独不闻之蓁蓁乎^⑭？山林之畏佳^⑮，大木百围之窍穴^⑯，似鼻，似口，似耳，似枅^⑰，似圈^⑱，似臼^⑲，似洼者^⑳，似污者^㉑；激者^㉒，謔者^㉓，叱者^㉔，吸者^㉕，叫者^㉖，謔者^㉗，突者^㉘，咬者^㉙。前者唱于^㉚，而随者唱喁^㉛。泠风则小和^㉜，飘风则大和^㉝，厉风济则众窍为虚^㉞。而独不见之调调^㉟、之刁刁乎^㊱？”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㊳，而使其自己也^㊴，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大知闲闲^㊵，小知间间^㊶；大言炎炎^㊷，小言詹詹^㊸。其寐也魂交^㊹，其觉也形开^㊺。与接为拘^㊻，日以心斗。缦者^㊼，窖者^㊽，密者^㊾。小恐惴惴^㊿，大恐漫漫[㋀]。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慙[㋊]，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



成乎心而有是非^②，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③。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④，吾独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⑤。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⑥？其以为异于轂音^⑦，亦有辩乎^⑧，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⑨？言恶乎隐而有是非^⑩？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⑪，言隐于荣华^⑫。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⑬。物无非彼，物无非是^⑭。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⑮。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⑯，亦因是也^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⑱，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⑲，谓之道枢^⑳。枢始得其环中^㉑，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㉒。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㉓，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㉔。物固有所然^㉕，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㉖，厉与西施^㉗，恢恠憷怪^㉘，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㉙，为是不用^㉚，而寓诸庸^㉛。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㉜；适得而几矣^㉝。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㉞，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芋^㉟，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㊱，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㊲，而休乎天钧^㊳，是之谓两行。

古之人^㊴，其知有所至矣^㊵。恶乎至^㊶？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㊷。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㊸。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㊹；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㊺，惠子之据梧也^㊻，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㊼。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㊽。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㊾，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㊿。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㊽，圣人之所图也^㊾。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今且有言于此^㊿，不知其与是类乎^㊽，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㊾。有始也者^㊿，有未始有始也者^㊽，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㊿，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㊿，而太山为小^㊽；莫寿于殇子^㊾，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



二^⑭，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⑮，而况其凡乎^⑯！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⑰，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⑱。请言其畛：有左有右^⑲，有伦有义^⑳，有分有辩^㉑，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㉒，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赚^㉓，大勇不忮^㉔。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㉕，廉清而不信^㉖，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几向方矣^㉗。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㉘。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㉙。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㉚，南面而不释然^㉛，其故何也？”舜曰：“夫三者^㉜，犹存乎蓬艾之间^㉝。若不释然^㉞，何哉？昔者十日并出^㉟，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㊱？”

齧缺问乎王倪曰^㊲：“子知物之所同是乎^㊳？”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㊴？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㊵：民湿寝则腰疾偏死^㊶，皼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恟惧^㊷，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㊸，麋鹿食荐^㊹，螂蛆甘带^㊺，鸱鸦耆鼠^㊻，四者孰知正味？猨狢狙以为雌^㊼，麋与鹿交，鳅与鱼游^㊽。毛嫱丽姬^㊾，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㊿。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㊽，是非之涂，樊然殽乱^㊾，吾恶能知其辩^㊿！”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㊽，河汉沍而不能寒^㊾，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㊽：“吾闻诸夫子^㊾：‘圣人不从事于务^㊿，不就利，不违害^㊽，不喜求^㊾，不缘道，无谓有谓^㊿，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㊽，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㊾？”长梧子曰：“是皇帝之所听荧也^㊿，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计^㊽，见卵而求时夜^㊾，见弹而求鸢炙^㊿。予尝为女妄言之^㊽，女以妄听之^㊾。奚旁日月^㊿，挟宇宙^㊽，为其吻合，置其滑湣^㊾，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芴^㊿，参万岁而一成纯^㊽。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㊿！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㊽！丽之姬^㊾，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㊿，与王同筐床^㊽，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㊿！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㊽，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㊿。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㊽。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㊿。万世之后而一遇大



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我与若辩矣^①,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②?其或是也^③,其或非也邪^④?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黜闇^⑤,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⑥?何谓和之以天倪^⑦?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⑧;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⑨,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⑩,所以穷年也^⑪。忘年忘义,振于无竟^⑫,故寓诸无竟。

罔两问景曰^⑬:“曩子行^⑭,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⑮?”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⑯?吾待蛇蚺蜺翼邪^⑰?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⑱,栩栩然胡蝶也^⑲。自喻适志与^⑳,不知周也。俄然觉^㉑,则蘧蘧然周也^㉒。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㉓。

【注释】

①南郭子綦:楚昭王庶弟,字子綦,居住城南,故取号南郭。 隐:依凭。机:通“几”,几案。②嘘:慢慢地吐出暖气。③荅焉:遗弃形体的样子。 耦:身,形体。④颜成子游:子綦弟子,姓颜成,名偃,字子游。⑤居:语气助词,无实义。⑥固:本来。⑦而:通“尔”,你。⑧丧:遗忘。⑨女:通“汝”,你。 人籁:人吹箫管所发出的声音。 地籁:风吹众窍所发出的声音。⑩天籁:指天地间万物自鸣之声。⑪方:指其中的道理。⑫大块:大地。

噫气:饱后出气。引申为风灌众窍,满则逆出作声。⑬号:通“号”,呼啸,吼叫。⑭寥寥:长风之声。又作“飊飊”。⑮山林:当作“山陵”。 畏佳:通“崑崙”,山势高峻参差的样子。⑯窍穴:指树孔。细曰窍,大曰穴。⑰枅:柱上横木,此指横木上的方孔。⑱圈:杯圈。⑲白:舂捣器具。⑳注:深池。㉑污:污池。㉒激者:像激水声。㉓謦者:像响箭声。㉔謦者:像嚎哭声。謦,通“嚎”。㉕突者:像狗吠声。㉖咬者:像悲哀声。㉗于:舒缓之声。㉘喁:相应之声。㉙泠风:小风。㉚飘风:大风。㉛厉风:烈风。 济:过。㉜之:此。

调调:树枝摇动的样子。㉝刁刁:树枝微动的样子。㉞比竹:以众竹管并列而成的乐器,如箫、笙之类。㉟吹:谓天籁作声。万不同:谓音响万变。㊱自己:自行停息。已,止。㊲闲闲:广博的样子。㊳间间:琐细分别的样子。㊴炎炎:盛气凌人的样子。㊵詹詹:小辩不休的样子。㊶魂交:精神交错。㊷形开:形体不宁。㊸构:交接,交战。㊹缦:心计柔奸。㊺窖:谓善设陷阱。㊻密:谓潜机不露。㊼惴惴:忧惧不宁的样子。㊽缦缦:惊恐失神的样子。㊾机:弩牙。 枅:箭末扣弦处。㊿司:同“伺”,伺机。㊽诅盟:誓约。㊾杀:



衰。⑤3所为:指所为辩论而言。⑤4复之:恢复自然本性。⑤5厌:闭塞。 絀:束篋的绳子,引申为束缚。⑤6老洿:谓至晚年时,更加不可救拔。⑤7复阳:恢复生气。⑤8虑:多思。叹:多悲。 变:多反复。愁:多忧惧。⑤9姚:同“佻”,浮躁。 佚:纵逸。 启:狂放。态:装模作样。⑥0彼:指以上的种种情态。⑥1是:此。指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⑥2若:似,仿佛。 真宰:天真本性,即身心的主宰者。⑥3特:独。 朕:通“朕”,征兆,迹象。⑥4己:当为“巳”字之形误。⑥5情:实。⑥6骸:骨节。⑥7九窍:指口、双目、双耳、双鼻孔、前阴、后阴。⑥8六藏:心、肝、脾、肺、肾称为五脏。肾有二,故又合称六脏。藏,通“脏”。⑥9赅:完备。⑦0说:通“悦”。 之:指百骸、九窍、六藏。⑦1其:抑或,还是。 私:偏爱。⑦2递相:轮流。⑦3真君:即上文所说的“真宰”。⑦4忘:当为“亡”字之误。⑦5靡:摩擦。⑦6行尽:走向死亡。⑦7茶捏然:疲倦的样子。⑦8化:衰败。⑦9芒:昏惑,糊涂。⑧0成心:主观偏见。师:作动词,取法。⑧1知代:了解事物的更替变化。 心自取:谓心有见识。⑧2未成乎心:即未有成见存于心中。⑧3今日适越而昔至:此为惠施历物之说。昔,昨天。⑧4神禹:谓禹是能知未来的神人。⑧5吹:指无心而吹的“天籁”。⑧6其:抑或,还是。⑧7鷇音:谓鸟欲出卵中而鸣叫之音,有声无辩,不知是非。鷇,即将破壳而出的幼鸟。⑧8辩:通“辨”,区别。⑧9隐:遮蔽。⑨0言:谓至言。⑨1小成:指一孔之见。⑨2荣华:指浮夸不实之辞。⑨3明:谓空明的心灵。⑨4是:此。⑨5彼是:即“彼此”。 方生:指惠施“方生方死”的言论。⑨6不由:不取。 天:即自然。⑨7因是:谓因其所是者而是之。⑨8彼是:即是非。⑨9偶:对立。⑩0枢:枢要。⑩1环:谓门上下两横槛之洞,圆空如环,能承受枢之旋转。⑩2“以指喻指”六句:公孙龙有《白马》、《指物》二论,旨在分离万物之同,认为虽是同一匹马,也有是非之分,正如同一手指,也有彼我之分一样。而庄周意在混同彼此,泯灭是非,认为即使是天地与手指、万物与马匹也是没有区别的,何况是手指与手指、马匹与马匹呢!⑩3道:道路。⑩4“不然”句:据王先谦等治庄者言,此句下似应有“恶乎可?可乎可。恶乎不可?不可乎不可。”⑩5固:本来。⑩6莛:草茎。 楹:屋柱。⑩7厉:病癰。此指丑陋的女人。⑩8恢:宏大。 诡:通“诡”,诡秘。 慵(绝):通“譎”,欺诈。 怪:奇异。⑩9达者:通达大道的人。⑩10为是:因此。 不用:不执己见。⑩11寓:寄。 诸:之于。 庸:众。⑩12得:无往而不自得。⑩13适:至。几:谓尽得大道。⑩14神明:心智,心神。⑩15狙公:养猕猴的老翁。 赋:分给。 芋(叙):即山栗,又名橡子。⑩16未亏:未损。⑩17和:合,混同。⑩18休:息,止。 天钧:天然的陶均。⑩19古之人:指古时的悟道者。⑩20至:至极,即最高的境界。⑩21恶:何。⑩22封:域,即彼此界限。⑩23爱:谓偏好。⑩24故:即,就是。 昭氏:指下文的“昭文”,姓昭,名文,善鼓琴。⑩25师旷:晋平公乐师,妙解音律。 枝策:谓持策以击乐器。枝,即持而击。策,谓击乐器之物。⑩26据梧:倚靠着梧树。⑩27载:从事。 末年:晚年。⑩28坚白:即“离坚白”,指“坚白同异”之说,公孙龙的重要命题。公孙龙认为一块白石头的白色和坚硬性是完全可以互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因为“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⑩29纶:琴瑟之弦,代指鼓琴。⑩30我:泛指。⑩31滑:滑乱人心。 疑:使人



心疑惑。⑬图:图谋。可引申为图谋摒弃。⑬言:谓“有始”以下之言。⑬是:与下文“彼”义同,皆指其他辩者的话。⑬尝:尝试。⑬始:谓天地之始。⑬未始:未尝。⑬谓:说。⑬秋豪:即“秋毫”,秋天鸟兽新生的毫毛,其末甚微。⑬太山:即泰山。⑬殇子:死于襁褓中的婴儿。⑬一:即上文。万物与我为“一”中的“一”。言:指作者说明“一”的话。⑬巧历:善于计算。这里指善于计数的人。⑬凡:指凡夫,平庸的人。⑬封:界域。⑬畛:田间小道。引申为界限。⑬左:指卑或下言。右:指尊或上言。⑬义:通。仪”,仪则。⑬分:剖析万物。辩:通。辨”,谓分别彼此。⑬经:治理。志:记载。⑬谦:崖岸,比喻锋芒。⑬伎:很。⑬常:固定的爱,即偏爱。成:当为“周”字之误。周,周遍。⑬信:真实。⑬园:通“圆”,圆通。几:近。⑬天府:自然的府藏。这里指涵容大道的心胸。⑬葆光:藏光不露。葆,包藏。⑬宗、脍、胥敖:三个小国之名,为庄子所虚构。⑬南面:君位,此指临朝听政。释然:怡悦的样子。释,通“怗”。⑬三子:指三个小国的国君。⑬蓬艾:比喻其蕃国卑小。⑬若:你。⑬十日并出:神话传说。《淮南子·本经训》云,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此处庄子不用。十日”为灾害之意,而是说十日普照万物,无所偏私。⑬进:胜过,超过。⑬鬻缺、王倪:皆为虚构的人物。⑬是:认可。⑬庸诘:怎么。⑬庸:岂。⑬偏死:半身枯死,即半身不遂。⑬木处:指人在树上居住。惴栗恟惧:惊恐战惴的样子。⑬刍豢:指家畜。食草者谓刍,食谷者谓豢。⑬蓐:美草。⑬螂蛆:蜈蚣。带:蛇。⑬鸱:猫头鹰一类的鸟。耆:通“嗜”,喜好。⑬狢狙:多毛而头似狗的猿类,其雄喜与雌猿交配。⑬游:交合。⑬毛嫱、丽姬:皆为古代美人。丽姬,当为“西施”之误。⑬决骤:疾驰,引申为急速逃跑。⑬端:条理。⑬樊然殽乱:错综杂乱的样子。⑬恶:怎么。⑬泽:聚水的洼地。泽中灌木丛生,故能焚烧。⑬河汉:泛指江河。河,黄河。汉,汉水。互:冻。⑬瞿鹊子、长梧子:皆为虚构的人物。⑬夫子:指孔子。⑬务:事务,指俗事而言。⑬违:避。⑬求:妄求。⑬谓:说话。⑬孟浪:谓不切实际。⑬吾子:先生。⑬皇帝:又作。黄帝”。荧:疑惑不明的样子。⑬大:又作“太”。⑬时夜:司夜之鸡。时,通“司”。⑬鸮炙:鸮鸟的烤肉。⑬妄言:随便说。⑬妄听:姑且听听。⑬奚:何不。旁:依傍。⑬挟:怀抱。⑬滑:乱。湮:暗。⑬屯:浑然无知的样子。⑬参:糅杂,调和。万岁:指千万年来的一切事物。一成纯:犹言“浑沌一团”。⑬说:通“悦”。⑬弱丧:幼弱的孩儿迷失在他乡。⑬丽之姬:即骊姬,晋献公夫人。之,语气助词。⑬王:指晋献公。⑬筐床:安适之床。⑬薪:通“祈”,求。⑬方:正当。⑬大觉:最清醒的人,指圣人。⑬窃窃然:明察的样子。⑬吊诡:奇怪非常之谈。⑬若:你。⑬邪:表示疑问句。⑬或是:有一人对。⑬或非:有一人不对。⑬人:他人。黥闇:暗昧不明的样子。⑬彼:指下文的“天倪”。⑬和:调和。天倪:自然的分际。⑬无辩:用不着争辩。⑬化声:与是非纠缠在一起的话。相待:相对待。⑬曼衍:游衍自得。⑬“化声之相待”五句:此五句当移至“何谓和之以天倪”前。穷年:谓享尽天年。⑬振:振动鼓舞,这里有“逍遥”之意。竟:又作“境”,境界。⑬罔两:影外之阴。或谓影外之影。



景:通“影”,影子。②②⑥曩:从前。②②⑦特:独立。②②⑧所待:即所待者,指形体。②②⑨蚘:蛇鳞。②③⑩昔者:夜间。昔,通“夕”。②③⑪栩栩然:形容蝴蝶飞舞的轻快自如。②③⑫自喻:自乐。适志:快意。②③⑬俄然:突然。②③⑭遽遽然:忽然觉醒的样子。②③⑮物化:指一种泯灭事物差别,彼我浑然同化的和谐境界。

【鉴赏】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从各自立场出发,展开了一次次针锋相对的争辩。他们为了给自己的学说赚得一方立足之地,殚精竭虑,口诛笔伐,相互非难。只有庄子浅唱低吟,避开了尘世的扰攘。他认为这些争辩不休的学者就像争着“朝三暮四”或“朝四暮三”的猴子一样,其“名”与“实”并没有因争论而改变。所以他在开篇即提出一个命题:“吾丧我”。庄子要齐同物论,非先忘“我”不可。“吾丧我”,表现在外,是“形同槁木”;表现在内,是“心如死灰”。“丧我”,并非要丧失自我,而是要去掉纷繁芜杂的“诸我”,复归生命本源的虚静灵台。那便是一个澄明净澈的本我,亦即文中所谓的“吾”。

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只有我们迷了路,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失去了这个世界,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才会欣赏到大自然的宏伟与奇特,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孩提时代树立起来的生命理想一个个破灭,当我们扮演着各种社会的、人生的角色却偏偏迷失了自己,当我们经历了诸多苦痛、忧患、孤寂与变故之后,才会感受到赤子情怀的可贵,才会感受到那宛若“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的灵台(心)的质朴与纯净。行进在人世中,只觉得“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仿佛举步维艰,既不能逾越,又不可逃,似乎只得低着头,一步一步向前走;其实终究只因为放不下这个“我”。平凡人总会追问:究竟是庄周做梦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作了庄周?而蝴蝶从不疑惑,它飞!

南郭子綦是悟道之人,他由“吾丧我”引发开去,导出“三籁”: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以至于人身,都是一个大和谐。人籁、地籁是“有声之声”,众人都能听到;而天籁则是“无声之声”,只有至人才能感受。所谓“天籁”,也就是消除了人间种种“是非”、“成心”,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音乐来自虚空的乐器,朝菌来自虚空的地气,喜怒哀乐也都如虚空,不知从何处而来,只在朝朝暮暮,困扰着我们的心灵。我们一味任性,不停地驰骛追逐,浑然不觉生命最核心的本质已渐行渐远,天真亦已丧失殆尽。庄子失望与恻心之余,不禁发出慨叹:“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一个有限的小我处在苍茫的宇宙中,每天都有希望的光在引导我们前行,又总是有惨痛的心火在炙烧;排解不开那飘泊无踪的悲哀,更消解不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冷寂寞。但庄子不退却,也不卸下任何重担,他只是直面,只是承担。泰戈尔的话在此得到了验证:“最孤独的也是最坚强的。”

庄子强调人和宇宙对话,他的精神追求便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大



道遍及万物,既不要自我封闭,也不要以人类为中心;在天地之间,众生平等,是为“齐物”。在庄子看来,人世间的种种价值都是偶然的,会随着不同的判断标准而改变。“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没有“错”哪来“对”,没有“死”哪来“生”,没有“丑”哪来“美”,没有“分”哪来“合”……所以他认为,应该去除“成心”,打破事物间的对立,最终达到“同一”。

鲁迅先生说:“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联想到《齐物论》,就能明白,物与物之间本也没有差别,人与自然本也没有矛盾,是非异同都是我们一点一滴找出来的,认同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习惯,成了所谓的“标准”,但天地万物的本性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的增损。

在庄子心目中,古人的智慧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能体悟大道根源于未始有物之前,而后人有了是非、彼此的观念,则使大道日益亏损而隐没了,即所谓“道昭而不道”。圣人总能含光敛耀,以不辩为怀;而众人则喋喋不休,以争辩夸

示于世。庄子怀着纯然之心想“齐物论”,却也说自己既要开口,便和他们是同一类了。思维总难以突破语言的边界,庄子“妄言之”,可叹“孰令听之”?!连他自己都说:我谈的这番道理,可以称为吊诡,万世之后能遇到一位能悟解这番道理的大圣人,就已经像是在旦暮之间了。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而庄子则是“情到深处人孤独”。因为看得透彻,所以各家争吵不休的是是非非,在他眼中只是个虚幻的漩涡,他写下一段“辩无胜”的说词,遗世独立其外,放眼于更广大的宇宙人生。

当我们全身心地与宇宙合一,融入生命的运化循环之时,我们已无须条分缕析地去认识这个世界,因为此时,认识与认识者都不复存在了。正如在尘世中,当一个人爱时,他便对所爱只感一片混沌;而在恨里,却时刻记得“我心被伤,如草枯干”(《圣经》),得失祸福,历历分明,套上了层层人为的枷锁。

人生如梦:醒是梦,醉是梦;生是梦,死亦是梦。清醒如庄子,何出此言?实乃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谁也不知道,这一时刻的欣喜是否会成为下一刻哀愁的源头;多少欢乐,多少悲凉,总归于虚无的泡影。觉不比梦实在,梦也不比觉虚幻。庄子的蝴蝶翩翩地在空中飞扬,“飘飘乎羽化而登仙”。美,是人间不灭的光辉,这也是诗意的庄子在万物齐一的观念下,梦醒后化作优游自在的蝴蝶而非它物的最终缘由了。



鲁迅



附：古人鑒賞選

鈎天之樂，鞀鞀鏗鏘。常山之蛇，首尾相望。驅車長坂，倏爾羊腸。過脈微眇，結局廣洋。尋其正眼，開卷數行。……首尾照應，斷而復連。藏頭於回顧之中，轉意於立言之外。于平易中突出多少層巒疊嶂，令人應接不暇。奇哉妙哉！（明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

文之意中出意，言外立言，層層相生，段段回顧，倏而羊腸鳥道，倏而疊嶂重巒。世儒見之，每不得其肯綮，輒廢閣不敢復道，此猶可恕；乃敢率臆曲解，割裂支離，俾千古奇文，埋沒塵土。嗚呼，莊叟當日下筆落想時，原不許此輩輕易讀得也，又何怪焉！（清林云銘《莊子因》）

寫地籟忽而雜奏，忽而寂收，乃只是風作风濟之故。以聞起，以見收，不是置聞說見，止是寫聞忽化為烏有，借眼色為耳根襯尾，妙筆妙筆！初讀之，拉雜崩騰，如萬馬奔趨，洪濤汹涌；既讀之，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寫天籟，更不須另說，只就地籟上提醒一筆，便陡地豁然。（清宣穎《南華經解》）

須看其通篇大勢，前半順提，中間總鎖，後半倒應，千變萬化，一線穿來，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击中則首尾皆應也。（清孫嘉淦《南華通》）

前以“喪我”發端，見我身且非我有，安用嘵嘵辯論？後以“物化”作結，見彼此皆屬幻形，還他空空無着。如此設想，真覺古今來高論危言，一切皆可听其有無也。（清劉鳳苞《南華雪心編》）

前幅借子游問答，揭出入籟、地籟、天籟，暗影物論，已伏不可齊之根。而以天籟為化機，全在“無”字句處領會，紛綸妙義，不落言筌。“大知閑閑”以下，承“喪我”意，層層透發，尋出一個“真君”，與天籟互相勘合。天籟以無聲而運化有聲，真君以無形而主使有形。執定有聲，則萬籟之怒鳴，不過一瞬；執定有形，則終身之疲役，不過百年。然則人世間本無可據之形聲，又安有可齊之物論哉？隨提出無有為有一等人，切指受病之處，痛下針砭，將物論一齊推倒，語重心長。（同上）

其用筆忽縱忽擒，忽起忽落，節節凌空，層層放活，能使不待齊、不必齊、不可齊、不能齊之意，如珠走盤，如水瀉瓶，如磚拋地，乃為發揮盡致也。末幅撰出“罔兩問景”一層，驟讀之，不知從何處落想，細玩之，分明是“吾喪我”三字，頂上圓光，空中變相，眼光直射題巔，而真宰已了然言下矣。隨借莊周夢為蝴蝶，現身說法，齊而不齊，不齊而齊，而以“物化”一句結住通篇，更從何處擬議分辨？仙乎仙乎，非莊生無此妙境也！（同上）

此與“濠梁觀魚”一段，文心同為超妙。但彼是一片機鋒，全身解數，此是渾沌元氣，參透化機，雖同一語妙，而其泄天地之奧，則《齊物論》末段獨臻上乘也。（同上）